



8

目录

木船打兵舰

一只信壳

旅店巧会

肚仙婆出丑记

讲故事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木船打兵舰



陆舟创作

大家晓得，兵舰〔念见〕是用钢铁造的，帆船是用木头做的。要是说木船打兵舰，大家一定会讲：这还勿是鸡蛋碰石头嘛！可是，事情并勿是这样！主要还是看看木船上是谁人，兵舰上又是谁人！

今朝讲的这只故事，就叫“木船打兵舰”。这桩事体是穿山朝阳村的一位船老大——罗海远，亲身经历过的。

事体出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。那辰

光，我们浙江大陆都已解放，解放军正磨枪，积极练兵，准备解放沿海一连串岛屿〔念預〕，再去解放舟山。

大家晓得，要到海上作战，照一般人想来，总得有海军、有兵舰罗！不过，那辰光和现在不同。现在，我们有强大的海军，有各种舰艇；可是，那个辰光，我们海上作战的装备很少，浙江的沿海一带勿要讲兵舰，就是小火輪、机帆船、柯魚船也寻勿到一只。为啥？全被国民党匪軍搶走的搶走，击沉的击沉，劈烂的劈烂了。

海島一定要解放。这点困难，难勿倒我们解放军。海边沒有船，就从內地調过去；解放军自己动手，又动員了很多船工和船老大前来支援。

罗海远参加了这次支援，任务是从杭州把船开到穿山。集結兵力，作好解放沿海島屿的准备工作。罗海远在那辰光，真是又高兴又惊奇。高兴的是自己也能給自己的队伍帮一帮忙，有一个为祖国立功的机会；惊奇的是，解

放軍要渡海作战，还不知是怎样打法哩！

罗海远到了杭州，来到錢江大桥旁边。一开头，就遇到一件使他奇怪的事情：啥？这些船都是从别地方用火车驮到杭州来的。哈！活了四十多岁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木船乘火车。原来：长江口被国民党兵舰封住了，船不能过吴淞口开到浙江穿山来。怎么办？水路不能行，就从陆路运。火车把船装到錢江大桥，停下来，用吊车把船从火车上吊到江面。因此，大桥附近，密密麻麻，都是运来的船只。这些船，杂七杂八，各式各样。有的是运河里的方头船，有的是太湖里的平底船，有的是长江里的尖屁股船……罗海远一见这些船，心里不由想：这号船，連海风也勿曾吃着过，能放到海里去开？靠这号船去解放舟山，能打胜嗎？真是想都勿敢想。罗海远心里虽这样想，但对放軍还勿大熟悉，沒有敢說出来。

这些船在江边，四只一队分好，四只船里头，有一只指揮船。罗海远被調到一只指揮船上做老大。

罗老大上了船，看见岸上有个解放军女同志，将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囡，抱进吉普车去，小囡生得黑乎乎、胖敦敦的，张开小嘴格格地笑着。女同志把小囡抱进车里。吉普车开了，还听得见小囡的笑声。这女同志转过身，就跨上了罗老大这只船。

这位女同志瘦瘦的面孔，小小的身材，头发剪得同男人差不多，看上去约莫三十来岁。罗老大心里在想：她到这船上来做啥？想不到这位女同志却先开口了：“罗大叔，早来啦！”一口道地的山东腔，厚实中透着柔和。罗老大正感到奇怪：她怎么会认识我，还来不及答话，那女同志已走了过来。她两手握住了罗老大的一只生满老茧的手，热情地说：“我叫高大风。罗大叔，我们要在一条船上工作了！”

罗老大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啥？她就是高大风？高大风就是她呀！罗老大早已晓得，他们这个船队的队长叫高大风，是解放军的一个指导员。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原来是个女同

志！

再过一歇，岸上又来了五六十个解放军，分别上了这四只船。只听高大风问了声：“同志们都来了吗？”一个解放军走上前来回答：“报告指导员，都来齐了。”这时高大风指着走上来的那个解放军给罗老大介绍说：“他叫施虎子，是我们这个船队的武装排排长。”罗老大抬头一看这个施虎子，长得又高又大又结实，方头阔嘴大耳朵，平常人三个也不一定扳得倒他。不过罗老大心里还是在发愁：船上只有机关枪、长枪和手榴弹，要是在海里碰着了蒋匪帮的兵舰，能顶得住吗？

先不说罗老大怎样耽心事，且说指导员检查了各部门的准备工作，都已齐全，就下令开船。拉起锚，升起帆，船就离开了杭州。

顺风顺水，船走得蛮顺当。指导员忙了一阵之后，走进舵舱，坐在罗老大身边，同他谈起家常来。罗老大还是头一回和解放军一起工作，加上指导员又是女同志，所以一开始很不自然。经指导员问长问短，问寒问暖，几句

話談开后，才逐漸自然起来。罗老大想起了刚才在岸上的情景，不由問道：“刚才那个，是你的小囡吧？”指導員笑着点点头。罗老大又問：“常言道：‘三岁小囡勿离娘’，你出門能放心嗎？”指導員爽朗地說：“放心的。托儿所里比我自己管得好。”罗老大看了指導員一眼，冲口說：“做啥要派你来呢？”指導員听了先是一楞，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，反問罗老大：“为啥？因为我是女的，是不是？”罗老大一时不晓得怎样回答才好，面孔上显出有点尷尬〔念甘〕尬。指導員停止了笑，認真地对罗老大說：“战斗部队忙着练兵，能少抽一个就少抽一个。再說，打蔣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，还能分男女嗎？大家都有責任的。罗大叔，你說对不对？”这时候罗老大才知道高大风原来是文工团的指導員，是工作需要才抽来的。他一时不大好意思，只是“嗯！”了一声，沒有講話。指導員看罗老大有些尷尬，便对他关怀地問道：“罗大叔，政府請你参加支前工作，你有啥意見嗎？”罗老大一听指導員問起这

个，連忙說：“我是自愿来的！我的儿子、侄儿都給蔣匪帮抓到海島上去了，解放海島我勿情愿啥人情愿？”指導員象是看穿了罗老大的心思，用十分恳切的語气說：“人多力量大，要把工作做好，必須大家多提意見。所以罗大叔，你感到我們有啥地方不对，請你尽管說好了。”

罗老大一听指導員这样托出心来，自己还有啥顾虑呢？就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：“指導員，蔣匪帮兵艦勿少，还有美国装备，我們用这些木船去打他們，能打得贏〔念營〕？”指導員向海面望了望說：“罗大叔，你問得对！我們現在还没有兵艦，連海船也很少，渡海作战，大家又是第一次。要解放这些海島，解放舟山，困难的确很多！”說到这里，她咬了咬嘴唇，把話鋒一轉：“不过，沿海島嶼必須解放，舟山必須解放，而且越快越好，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。我們不能等造好了兵艦再打。罗大叔，你說是不是？”罗老大听了，觉得指導員的話是对的，句句都有分量。不过，

用这号船到海里去打仗，心里总归有点疙里疙瘩，勿大放心得落。

天黑之后，船就要出海了。这些平常在江里河里行驶的船，到底吃勿吃得住海里的浪头，眼看就要见分晓了。这辰光，罗老大捏着舵把，就象捧着一盆灵芝草，心事耽足。指导员和全船的人，也都紧闭着嘴唇，不声不响。

这一夜海面上风平浪静，总算没有出事体。

东方发白，天亮了。天气仍旧蛮好，万里无云。一眼望过去，海面上清清爽爽，啥影子也没有。罗老大一颗心定了下来，想着：要是太太平平，勿碰着蒋匪帮兵舰，太阳偏西就可以靠岸了。他看施排长他们几个年轻解放军，蹲〔念敦〕在舱板上擦枪，一边擦，一边还唱着歌。指导员立在舵舱门口，对他们笑着。她满面都是露水，两只眼睛已网起了红丝。罗老大说：“指导员，你去睡一下吧！一有事体，我马上叫你。”指导员随手除下帽子，用手帕揩了揩头发上的露水珠，笑笑说：“我不想

睡。”罗老大知道她挑的担子重，不愿去休息，也就沒有再劝。不过，不知道啥緣故，他对这位指导員象是有点勿頂信任。总觉得队长这个担子和她的小小身材勿大相称。所以一直替她耽着心事。

这辰光，施排长他们已擦好枪站起来。指导員用嘴朝施排长呶了一下，問罗老大：“罗大叔，你猜他今年几岁？”罗老大看了看說：

“少算十九，多算二十。”指导員笑着說：

“罗大叔好眼力。他今年虛岁二十，足岁十九，都让你猜对了！”接着她就詳細地介紹起来：施虎子是山东烟台人。他爹是海船上的水手，鬧罢工时被反动派杀害了。他从小就想当个水手，参加革命队伍后立誓要当个水兵。他起初給吳师长当警卫員，以后在机枪連当班长，去年升为排长。吳师长答应他，我们的舰队一建立，就保送他去当海軍。这时候，旁边一个青年战士輕輕告訴罗老大說：“吳师长就是指导員的爱人，他们是一对老战友。”

指导員正要讲下去，忽然有人大叫一声：

“报告指导员，海面上发现黑烟！”罗老大抬头一看，这股黑烟在东边海面上。不好，这是一只敌舰。这种敌舰，罗老大看得多了，它是美国鬼子送给国民党的。勿用讲，匪徒们已经看见这只木帆船了，正在拼命追过来。罗老大心里一急，眼面前金星直冒。古话讲：“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。”但是在这海面上，靠岸靠勿上，打又没有炮，光这几支枪，能顶啥用场？勿要说打，这样一只木头船，给这敌舰撞一下，也要撞得个粉碎。怎么办呢？

这辰光船上的人，大家都一声不响，十几双眼睛望着指导员，等她定主意。罗老大的一双眼睛也紧盯〔念丁〕着指导员，只见她双眉锁起，嘴唇紧闭，拿起望远镜朝着那股黑烟望去，过了好一会，她才放下望远镜，看了一下船里所有的人，接着就喊出了：“施排长，通知后面船只：发现敌人，准备战斗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讯号兵马上爬上桅〔念危〕杆，摸出一对小红旗，朝后面三只船发信号。

布置好任务，指导员又拿起望远镜，前前

后后、仔仔細細望了一陣，然后又把望遠鏡送到罗老大面前，說：“罗大叔，你在海面上看东西有經驗，你看看是不是只有一艘敌艦？”罗老大拿起望遠鏡一看，前后左右，清清爽爽，只有一股黑烟。便回答說：“是只有一艘敌艦！”指導員又說：“請你再看看，算一算，估計敌艦要多少時間，才能追上我們？”

这辰光，海面上刮的是偏北东风，帆船如果轉舵朝西北面躲开去，敌艦至少要一个半钟头才追得上。所以罗老大就說：“照我估計，总要一个半钟头。”指導員好象已經晓得罗老大的計算方法，便又問：“要是我們航向不变，船速不减呢？”罗老大說：“那也要个把钟头。”指導員一听這話，眉毛跳動了一下，說了声：“好！”看样子是要摆开陣势打了。啥人晓得，她却叫訊号員向后面三只船传达命令：“立即离开指揮船，轉舵向西北方向散开！”这一来，把罗老大弄糊涂了，他心里想：四只帆船打一只兵艦，也不一定打得过，为啥还要叫大家散开，仅仅留下自己这一只木

船去抵挡敌舰呢？正在这时，只见施排长施虎子喊了一声：“报告指导员！”跳到指导员身前，满面通红，十分激动地说：“我是个共产党员！我坚决拥护党的决定。我保证战斗到最后！”他这三句话，就象三记铁榔〔念狼〕头，重重地敲在罗老大心上。他咬了咬嘴唇，恨自己为啥就没有看出指导员的用意——拼着打沉一只船，掩护另外三只船开到穿山去。打仗，只想到自家一条命，还能战胜敌人！罗老大正在懊恼自己，耳朵边又响起一连串声音：

“我是个共产党员！”

“我是个青年团员！”

“我请求党在生死关头考验我！”

这些声音，一句句都象是铁砧〔念针〕上敲出来的，又响亮，又有力，把罗老大的一颗心震得卜通卜通直跳。他想：解放军为着解放海岛，解放我们柯鱼人，把性命托在手上；我自己倒能够缩紧“骷郎头”做胆小鬼，主意一定，正想走过去对指导员讲：你们都是好样的。我姓罗的也勿是软骨头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我都

跟着你！但还没有等他把話讲出来，指导员却十分沉着地对施排长他们讲：“党教育我们，面对任何一种敌人，都要英勇战斗，而且要用最少的代价，去赢得更大的胜利。”罗老大望着指导员，心里有点奇怪：在这样紧要关头，她为啥还是这样鎮靜，心勿惊，肉勿跳，象是在課堂里上課一样。这辰光，又见指导员从身上摸出一支手枪。这支手枪很特別，捏把和枪管差不多长，有点象是木匠用的曲尺。指导员把枪給大家看，說道：“这支手枪，是出发前吳师长借給我的。施排长很熟悉，这枪上刻着‘姜明继’三个字。这个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团长。二十多年前，他刚从德国軍校毕业回来，到江西老苏区‘围剿’我们紅軍。姜明继带的軍隊，都是德国装备，新式武器。結果还是被我们紅軍用土枪土炮，打得全团复沒。我们吳师长，当时手里只有两颗手榴弹，一支紅纓〔念英〕枪，却把这个姜明继連人帶枪活捉了。”听完了这一段話，罗老大有点領会指导员的意思，就是說：打仗单靠枪好沒有用，

要紧的是要靠人强。罗老大沒有来得及回味一下，只听指导員提高了声音說道：“同志们，应该用我们手中的武器，坚决地战胜敌人的兵舰。大家有沒有这个信心？”“有！”十几个人的声音一齐回答，象打雷一般响。

古話說：“理直气壮，艺高胆大。”这辰光，罗老大有点佩服这位女指导員了。她話讲得勿多，但是很有力量，一句是一句，叫人心服口服。

指导員繼續說：“敌人要追上我们，至少还要一个钟头。我们的准备工作，可以做得很充分。来，船工同志和部队同志，大家坐攏来，討論討論，出出点子。”听了她的話，大家都一齐坐到桅杆下来，商量应战的办法。这只船沒有落帆，也不改变航向，就象沒有看见那只敌舰一样，仍旧往前开。

指导員和大家商量好之后，施排长領着几个解放軍，把手榴弹搬出来，三个一捆，五个一捆，捆好，把上面的盖揭掉，剔〔念踢〕出小銅圈，联在一起。三挺机关枪，都搬到左舷

船板下面，鉄嘴伸在出水洞里，一切布置停当。立在几丈远以外，就看不见船上有解放军了。

这辰光，指导员带了一个拿长枪的解放军，走到舵艙里来，对罗老大說：“罗大叔，我们装做是一艘貨船，先把敌人騙住。等他们靠近了，手榴弹可以攢得到的时候，再动手打。”說着，她叫那个拿长枪的解放军，伏在舵艙下面，她自己脫下軍装上衣，露出里面一件蓝花布衫；又把头上的軍帽除掉，順手拿起一块盖飯籃的白毛巾包上。她一边化装，一边对罗老大說：“罗大叔，我就站在你旁边指揮！”說着，把手枪拔出来，“啪”的一下推上子弹。接着又对罗老大說：“罗大叔，战斗能不能胜利，一半要靠你舵掌得好，我怎么指揮，你就怎么行动！”罗老大刚答应一声：

“好！”突然听见“咣——”一声，一发炮弹，落在船的左舷外十几丈远的地方，噴起了一根水柱。紧接着又是一炮射过来，比第一炮更加近。



“罗大叔！战斗能不能胜利，一半要靠你舵掌得好！”

池一平 插图